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五至九十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五

列傳

五代五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世名族唐末革避亂中

山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議建唐國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頗恚之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殿中侍御史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故事引以佐巳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為

姦利私鬻告勑亂易昭穆崇韜請論以法議者以為宜
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
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事發
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
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
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
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
連震流殍數萬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

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叚徊引前朝故事國有水旱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書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於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足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說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已祔廟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

詬之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按通鑑革因奏事時禮貌不恭又是時百官奉皆折估革父子獨受實錢及強奪民田取宿藏物因罷相出為刺史與史所載獲罪之由事蹟微異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相常相問遺唐兵伐蜀季

興請以兵入三峽詔使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蜀破季興無功而唐用侘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詔賜自盡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按薛史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皆歷仕通顯考新唐書世系表范陽二房盧氏下明注懿蘊而無官懿第三子莊生嗣起居舍人與蘇楷駁昭宗謚而蘊下無程新唐書五代史皆歐陽修所撰未必不相印證若此式薛史所載未得其實今仍原文）唐昭宗時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亡變服為道士遊燕趙諸侯間

豆盧革薦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還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危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危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即位議擇宰相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質不樂任事乃言革程皆唐名族可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所至驅役

丁夫笞辱官吏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團按原文作任圜薛史同考圜傳是時方為真定尹非興唐少尹也通鑑作任團團之弟今從之莊宗姊壻也詬程訴其不可程方據几決事視團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團不對而去馳至博州訴莊宗莊宗大怒趣令自盡賴盧質力解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

兵圍潞州踰年嗣昭危甚問圍去就計圍勸堅守已而莊宗破梁夾城潞圍解閉圍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圍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搆嗣昭卒免於禍胡柳之戰圍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圍代將其軍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圍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處球登城呼圍乞指生路圍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

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既而符存審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得保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

張彦為人傾險貪黷圜信任之及崇韜領鎮彦為圜謀
隱其公廨錢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宫人有許氏者
尤有色彦賂守者匿之事覺召彦將罪之彦懼悉以前
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彦不殺由是與圜有
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伐蜀崇
韜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叅魏王軍事崇韜見殺以圜
代將其軍康延孝反繼岌遣圜擊敗延孝於漢州魏王
行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蕪判三司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絶僥倖公私給足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欲引太常卿崔恊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恊對圜爭曰天下皆知崔恊不識字號爲没字碑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欲相之次及馮道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

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猶以李琪為言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户部給劵重誨奏請自内出圜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宫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悦而使臣給劵卒自内出圜益憤沮重誨嘗求圜妓不與由是二人益相

惡圖遽求罷乃罷為太子少保尋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反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圜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慼帝即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為兵鳳懼髠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從守奇奔梁為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莊宗得鳳喜以為扈鑾學士即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劉皇后拜張全義為父明日

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利其財固請籍沒鳳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别籍之財於法亦不至籍沒時皇后及羣小用事言皆不納明宗立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嘗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圜為相頗薦進之圜為重誨所誣殺鳳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

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善相人莊宗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嘗相明宗當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名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誅又詔幸鄴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而定州王都以為將圖已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請罷幸不聽鳳手疏責安重誨言

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祕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因與蕭希甫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銜之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辭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鳳以聞詔奪嶠官流振武天下寃之安重誨爲邊彥温等告變明宗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卿可

無問鳳曰臣所開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一棟去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揺明宗改容曰卿言是也遂族彦温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禄悉以分將校賔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清泰

二年卒

李襲吉洛陽人乾符中舉進士爲晉王掌書記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與梁交兵累年晉王數困欲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主公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娱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亦多知唐故事而文辭不及襲吉

莊宗嗣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襄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莊宗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累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莊宗即位壇在鞠場憲以為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明宗北伐

契丹取魏鎧仗給軍有細鎧五百憲給之而不以聞莊
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止又問憲庫錢幾
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彦瓊
曰我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紿我我未渡河時
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彦瓊為憲解乃已郭崇韜伐
蜀薦憲可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
在天子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
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

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在禮善待之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來奔左右告憲曰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來無詔書而所乘馬鞦斷得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見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

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少舉進士青州節度使袁象先辟為巡官希甫不樂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趙王王鎔以為參軍尤不樂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求隱逸士以李紹宏薦為魏州推官莊宗即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忤宦官張居翰宰相豆盧革等希旨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始知母

死妻亦改嫁乃發哀服喪于魏州明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畧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何可勝紀匭函一出投訴必多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說卒皆貶

死拜左散騎常侍希甫禍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宫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坐動揺軍衆貶嵐州司户參軍卒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布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别以蔬食食贊曰肉食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禄此非爾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巖廵官又為孔謙鹽鐵

判官明宗時累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大臣畏王請王得自擇王請贊乃拜贊秘書監傅王贊泣曰禍將至矣王府元帥屬官十餘人多浮薄傾險日獻諛諂獨贊從容諷以正道王惡之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見

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久皆宜不與其謀惟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法當死按五代史補高輦勸秦王誅武將唐知訓等王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悔將無及矣此輦與謀坐死之証史失載餘可原減朱弘昭曰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馮贇固爭以為不可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贊流嵐州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鎮太原辟為判官張承業卒代知留守事為人明敏通吏事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為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知祥反罷置私第飲恨而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

五代六

義兒

臣等謹按義兒盛於梁唐之際自梁太祖唐太祖莊宗明宗皆有之梁以友文台禍著之家人傳中友恭在唐書逆臣友謙事梁不終列於雜傳莊宗

之世以為亂賊嬖幸恩澤之資初無足述明宗則行欽戕其親子從珂移其神器更無復異姓骨肉之誼矣歐陽修獨以唐太祖養子立義兒傳其説具見序中第它史所無無可附麗而事專唐代不宜雜置今以入唐臣傳後仍存其序云

歐陽氏曰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閒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

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者耶唐

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

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

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

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

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别自為傳

李嗣昭　李嗣本　李嗣恩

李存信　李存孝　李存進

李存璋　李存賢

李嗣昭字益先（從薛史增）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見林中有異氣召問其家適生兒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弟克柔養為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短小而膽勇過人嗜酒太祖儆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立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梁救珙又敗之於胡壁堡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之嗣昭

與會戰合山大敗之遂取澤州明年克潞州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設伏於青山口嗣昭棄城走遇伏大敗天復元年梁取晉絳慈隰大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嗣昭復取汾州又取慈隰梁兵西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梁朱友寧氏叔琮迎擊之嗣昭敗走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

太祖奔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乃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當是時鎮定皆已絶晉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内亡諸州仍歳之間孤城被圍者再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攻潞築夾城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使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輯兵民撫養甚有恩意胡柳之敗莊宗懼欲還兵臨濮嗣昭曰梁

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因其勞乏以精騎撓之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爭山大敗梁軍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哭遮留之夜遯去十九年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被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翼莊宗出闕寶攻鎮州而敗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

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七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因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相持河上因即以為昭義軍留後繼韜委政于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問繼韜事且見誅因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隨其母楊氏朝于京

師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
夾城時彌年軍用乏絶楊氏之積有助焉至是乃齎銀
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及劉皇后皆為言莊
宗釋繼韜數召從獵寵侍無間李存渥數詆責之繼韜
不自安求歸鎮不許乃陰使人教繼遠起變於軍中兾
遣已安輯之事泄斬於天津橋并誅其二子即遣人斬
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
伎妾珍翫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

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遷繼達走城外自剄死繼能繼襲皆以事見殺惟繼忠僅免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祖賃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以為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少事太祖賜姓名養為子從擊

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感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遷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擊劉鄩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殁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懷英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于河中

與梁兵力戰矟中其口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他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累遷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通六蕃書語從太祖入關破黄巢累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

不及存孝而不為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遣將兵救朱宣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敗亡太祖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

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大祖略地代北得之

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李罕之之來歸也遣存孝與薛阿檀宋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張言于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嵗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卒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明年潞州軍亂梁遣李讜攻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倚太原為命今上黨已歸朝大兵圍太原沙陀將無穴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

百繞梁栅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待爾肉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而孫揆方以朝命來為節度使以梁卒三千為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横擊斷之擒揆歸於是梁守將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去復取潞州因攻晉絳張濬韓建皆走存孝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矟舞鐵楇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

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按舊唐書以存孝據邢州爲大順元年事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于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朝廷因請會兵伐晉朝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

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存孝以為然塹成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搆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遣劉夫人入城慰諭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

存信為之邪縛至太原車裂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善存信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每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案薛史與此同唐末見聞録云行劍斫損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翌日放出尋巳自斃通鑑考異以為薛史乃文飾其事君立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太祖逐段文楚蓋君立首事後累功表昭義節度使

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薛史作重禄太祖攻破朔州得

之賜姓名養為子從破黄巢以為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侯歴慈沁二州刺史魏博初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亂軍以法犯輒梟磔于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時晉軍徳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鎮州之役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殁乃以存進為招討使軍東垣晨出芻牧張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

栅存進出戰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贈大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卒於蜀

存璋字德璜雲中人從册府元龜增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破黄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以存璋為河南馬步軍使晉

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以法境内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于魏博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城拒守以功累遷大同軍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贈太尉

存賢字子良（從舊史增）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黄巢軍卒善角觝太祖于陳州得之賜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沁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

險立柵為治所存賢至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卒不能近按冊府元龜載汴人將襲沁伏兵城下存賢覺其奸變令守陴者鼓譟如攻戰之勢敵遂退足補史闕遷武州刺史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攻朱友謙莊宗遣存賢援之友謙新叛梁歸晉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

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按薛史此為存賢得即蔚州時事與此互異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贈太傅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

五代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吴巒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貌醜怪身短面長常臨鑑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喪同音有勸其從佗求仕者維翰鑄鐵硯

示人曰硯獎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掌書記常以自從高祖有異謀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興晉維翰力也高祖即位以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德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徙泰寧鎮州安重榮既得吐渾欲用以攻契丹高祖意

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使者至臥内謂曰北面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可無憂也七年徙鎭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絶盟維翰言不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間百度寖理時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久廢維翰復奏置

按五代會要開運元年六月敕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為兩制各置六員

偶自近年暫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置翰林學士院以本紀考之正維翰除樞密使之月也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由是日益見踈帝飲酒得疾維翰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罷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

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于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德光將至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維翰狀貌既異素威嚴自持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不為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

得無禮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乃以帝命召維翰送侍衛司獄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自縊告德光德光至京師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陜州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平錄從反者晉高祖主之延

廣以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後以為客將
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累遷義成保義軍節度
使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
軍都指揮使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功焉初立晉大臣
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
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來責延廣謂契
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
為孫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

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藏衣領中以歸具告契丹契丹益怒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晉既藉北朝以興豈能相抗遽與晉有德無怨背之實為不祥且爾時並無良將精兵之可恃而延廣大言不慚徒貽其君以負義之辱小人庸妄誤國顧如是哉

天福九年春契丹入雁門侵代州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抗澶魏間先鋒石公霸與契丹遇于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

救之乃得出延廣方握親兵節制諸將恃功恣横凡號令皆由己出帝亦不能制也自延廣一言契丹與晉交惡諸將皆力戰而延廣獨閉壁不敢出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凡書檄未嘗不以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置妓樂惟意所為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

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吴西走蜀必追取之而延廣顧家未能引決兵奄至乃馳見德光於封丘德光責之曰南北失懽皆因爾名喬塋出書質其前言延廣具服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扼吭死漢高祖時贈侍中

吴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少舉明經不中為大同沙彦珣節度判官晋高祖起太原契丹入援過雲州執彦珣

去城中推欒為主閉門拒守契丹圍之七月不能下高祖義之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名欒為武寧軍節度副使歷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絶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貝州水陸衝緩急可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守之令溫牙將邵珂素驕狠難制奪職閒居陰通於契丹言貝州可取狀會令溫以事朝京師心疑珂質其子崇範自隨晉大臣以欒前守雲中故令馳驛代守貝州欒善撫士卒天大寒裂其帷幄

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求見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兵至巒命珂守南門圍三日四面急攻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左右報珂反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令温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温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瀛州河間人也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

五代八

蘓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蘓逢吉京兆長安人漢高祖鎮河東父悦為從事逢吉

常代父作奏記高祖名見逢吉以爲節度判官按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卯廷敏爲之廷敏以高祖有異志恐爲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薦逢吉廷敏不見于史附注以表其志節高祖性素嚴賓佐稀得見逢吉獨終日侍立兩使文簿以時進高祖多以爲可然爲人貪詐無行喜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素不學問出其意見故漢世尤無

法度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蘓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朝京師逢吉使人許以一州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以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使楚還逢吉意其獲重賂亦許以一州筠以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又以取田宅故族李崧（語在崧傳）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

盜族誅已非法況鄰保乎逢吉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
于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
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村民十
數先逐盜入山中盜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
為賊悉擒殺之逢吉頗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逢吉已貴益豪侈却中書堂食日命家廚進珍
羞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
為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

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于高祖杖殺之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太祖恨之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以楊邠代濤相事悉決焉逢吉禹珪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以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事與史弘肇有隙爭謀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是時隱帝少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

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史弘肇李業等謀殺弘肇諸人逢吉初不預其謀聞變驚駭與此互異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未瞑已見李崧在側周兵至北郊官軍敗逢吉與隱帝走趙村自殺于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蹻勇走及奔馬梁末選為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為軍校後從高祖于太原使

將武節左右指揮高祖建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于潞州高祖南向京師遣弘肇前行擊走崇美守恩以城歸漢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按通鑑薛史俱作翟令奇皆迎弘肇自歸高祖安行入京師弘肇嚴毅寡言麾下少忤意立撾殺之以故士畏法所至秋毫無犯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

等同受顧命隱帝初河中鳳翔永興相繼反關西用兵京師民流言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時太白晝見民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為婢于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輩往往脅制其主燕人何福進（薛史作何福殷此作進避宋諱也）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僮隱其錢福進笞僮乃

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其領歸德時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温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拯訴之弘肇弘肇以爲潁已屬州而温不先白追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漸近小人嬉遊無度太后親族頗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賜教坊使等玉帶錦

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廷論何為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醻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毛錐子安足用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

令弘肇不能容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蘓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罸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欲毆之逢吉先出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蘓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乃馳馬去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宰相令僕會飲沈湎已乖政體而使氣讙呶武臣矜鎗劍微長文士詡毛錐薄技甚至醜語詬詈鋒刃幾加儀檢蕩然矣隱帝不能詰治復令釋和於杯酒之間紀綱陵替若此安得不亡

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

所制數有怨言業等乘間譖之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甲士自内出擒弘肇邠章斬之並族其家周太祖即位追封鄭王

楊邠魏州冠氏人少為州掌籍吏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内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時逢吉禹珪頗以賄除吏邠為相深革

逢吉所為然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
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務為苛細凡前資官不
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間人情
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
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戰
慄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邠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
夫人為后邠又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
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弘肇等

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静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為州孔目官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隱帝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漢方新造承契丹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絶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率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增至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

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百官俸廪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意猶不滿復增之民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不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從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

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民頗為苦銖恐禁之然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必以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名之懼不至沂州郭淮攻南唐還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乃受

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情乎吾家屬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貸其家屬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于市

李業高祖皇后之幼弟也高祖時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時天下旱蝗河決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而帝方與業

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太后數以灾異戒帝不聽會宣徽使閻業欲得之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遣兵拒威業請出府庫以賚軍瓤禹珪不可業拜禹珪于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漢兵敗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

不納業走至絳州為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以為押司官即位歷拜樞密院承㫖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横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誅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典閲兵籍以指麾殺戮為己任周太祖初聞邠等遇害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其手跡乃大詬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

此百郭威何害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隱帝遇弑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邱人其母娼也贊幼善謳事漢高祖為牙將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河東人據薛史增少為漢高祖廝養高祖以為翰林

茶酒使隱帝狎愛之允明益橫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隂使人步測城池髙下若為攻取計者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與李業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昬霧雨如泣曰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允明手殺邠等諸子于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邱門不得入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弒帝于民舍乃自殺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

五代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三家之客多及難而朴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

節度掌書記世宗尹開封拜朴右拾遺為推官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内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

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
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
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
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
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
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
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
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

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

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世宗雅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 按周本紀顯德三年九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户部侍郎樞密副使四年八月王朴為樞密使傳併為一年事誤

矣遷樞密使當書於留守京師之下　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歷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衍歷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歷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

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其所作樂至宋用之不可變其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行視汴口作斗門疾作舁歸丙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驍勇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仁誨植立不動

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之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後棄紹光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所對不阿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按通鑑是年正月為樞密使同

平章事五月薨侍中傳皆失書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仁誨自微時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忠貞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為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遣小黃門

就壁録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院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世宗尤禮

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議論雖不及昭儼而不為穀之諛也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九十

列傳

五代十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李茂貞

王鎔其先世為唐成德軍節度使自父景崇以上在唐

藩鎮傳中和二年景崇死鎔年十歲軍中推為留後時

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豪傑並起交爭鎔介其間士馬强畜積冨藉其世家以取重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于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于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引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拔堅固鎮攻新市鎔禽晉將薛萬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按殿史叙次敗晉軍事未晰今據新唐書輯鎔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等以兵屬匡威

襲戰於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救之敗于吐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于匡威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於元氏匡威為弟匡儔所逐鎔德其救已迎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貞抱（新唐書作李抱貞）者少遊燕趙間愛之及是與匡威皆失國無聊乃謀劫鎔代之詐為忌日鎔往弔伏起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存今日是所甘心匡威素少鎔以為無能為因與鎔並轡詣府受代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屠者墨君和

望見鎔從鈌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走匡威貞抱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刼鎔以盟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為書招鎔使絶晉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太祖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自將傳城下焚南關鎔懼謂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罵曰爾公朋附太原令無赦矣吾知李

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因以所得書示式式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令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令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大喜曰吾言戲耳延式上座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為質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

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開平四年遣魏博將夏諲等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于栢鄉梁遂失鎮定晉師出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于承天軍許以女妻鎔子昭誨當是時諸鎮俱敝于戰爭趙獨安樂鎔尤驕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于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

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力諫不從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之為亂夜半軍士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王氏之族遂滅鎔少子昭誨年十歲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河南人李震匿之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昭誨既長鎔故將

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表於朝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鎔以為子號王德明鎔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病疽卒子處瑾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殁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歸于晉趙人請而臨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父弘信唐魏博節度使在唐藩鎮傳紹威襲父爵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于梁太祖自將與仁恭戰于內黃大敗燕軍明年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仁恭以兵至逆戰于老鵶隄大破之紹威德梁助已故奉事愈謹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歲久益驕前帥史憲誠何全皡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殺之紹威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將所立天祐二

年牙校李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太祖因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

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遷洛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歸過魏紹威懼終襲已乃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

祖以為功過蕭何賜以寶帶名馬又請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為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且謂使者曰為語而主如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司農卿周翰襲父爵按梁太祖實錄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以

廷規周翰為一人通鑑考異疑為實錄之誤考薛史亦作紹威子三人長廷規官司農卿早卒次周翰襲父爵云云與歐史同為楊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卒弟周敬代之徙鎮忠武唐莊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卒廷規娶梁太祖二女曰安陽公主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兄處存為唐義武軍節度使傳子郜在唐傳郜為節度使時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

化三年梁兵來攻邯遣處直拒之敗於沙河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晉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乃請事梁而絶晉出絹十萬匹犒軍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顧絶梁以兵五千從晉破梁軍于栢鄉自是晉南北攻戰十餘年間處直嘗以兵從處直好巫容有李應之者以左道愈處直疾以爲行軍司馬軍政咸取決焉初應之于陘

邑闕得小兒劉雲郎養為子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子之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横籍管内丁壯别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會幽州李匡儔如京師假道中山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殺之因詰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藏於别籍其後因事悉誅之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

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之處直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益自危處直有孽子郁從邸奔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禦使處直乃陰與郁交通使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且許召為嗣都聞之不悅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厚賂誘案巴堅舉國入侵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因執

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胷呼曰逆賊吾何負爾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莊宗已敗契丹於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

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計已而朱守殷反于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舉兵皆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托紐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不屈遂見殺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薛史作嘉山都及托紐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閙得一男子使冒姓李名

繼陶養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托紐為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絶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胄與莊宗連外姻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

反晉高祖以廷肩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遽從廷肩鎮義武曰此亦王氏後也後從鎮海卒案王郁自處直見殺之後史不言其所歸及王都之討後云與都招契丹為援似郁已從晉歸中山也通鑑云契丹因敗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似郁先歸定而後歸遼也然當郁幽繫處直之時王氏子孫盡被殺戮此時而郁在定則同都素所不悅者豈能復為破巢之完卵郁終身未嘗歸定因無可疑及考遼史本傳郁自得父命即奉表舉室降遼遼太祖以為養子聞都自為留後太祖遣其從皇太子討之至定州郁堅壁不出乃掠

居民而還則是契丹方聲罪討部安得以萬騎來援與歐史通鑑所載全相剌謬然修於託紐之枚叙述甚詳自必有據今仍從之而附載他說以示闕疑也

劉守光父仁恭唐盧龍軍節度使守光囚而襲之語在唐藩鎮傳守光既囚父其兄守文率兵討之至盧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陣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擒之又囚之別室既而殺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兄討幽父之弟即誅之亦不為過乃對衆泣謂勿殺此與宋襄不禽二毛同一迂腐卒以自取敗亡所謂可笑可鄙者耳

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米斛值錢三萬人食墐土馬相食其驍尾兗等率城中飢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為鐵籠鐵刷之刑燕人爭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南面可帝天下乎孫鶴切諫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于守光孫鶴力勸其出兵守光不肯晉救趙大敗

梁兵於栢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乃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强乃諷諸鎮共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册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册

用唐册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諫守光怒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臨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應天以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册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

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攻燕自祈溝關入其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奉書服罪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討僭亂不知其佗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使謂周德威曰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

日𧺝上內惟王所爲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於晉軍明旦城破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見叩頭請死命械之并其父仁恭以從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

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曳仁恭父子以組獻於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弒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喜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守光逆倫僞化罪不容誅然小喜則曾受其恩者既紿故主以私降甚至瞋目叱詈良心澌滅盡矣存勗先正其誅順為快舉

守光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

基然後斬之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為本郡軍卒戍鳳翔從鄭畋擊黄巢有功自隊長遷軍校（案册府元龜載茂貞以宿衛軍留鳳翔大破尚讓于龍尾坡録功為神策軍指揮使檢校太保即此事也）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于大唐峯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僖宗遣茂貞擊

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養子興元節度使楊守亮茂貞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難之茂貞擅攻破興元殺復恭父子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而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辭不遜昭宗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茂貞地大兵强又近京師唐力未可以致討易以自危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

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率邑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貽宗泣下沾襟貶讓能賜死茂貞乃罷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諸子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　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立而晉王亦舉兵至茂貞懼乃殺宰相韋

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聞晉兵且至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欲庇之以為緩急以其殺子自贖為解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奉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軍至三橋潰昭宗出居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

討茂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尚書令封岐王昭宗既反正宰相崔胤謀以梁兵誅宦者中尉韓全誨等倚茂貞為外援茂貞遣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民凍餓死者日千數其存者相與邀遮茂貞求生路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三年正月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

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刼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視朝出入擬天子以妻為皇后而已茂貞寛仁愛物岐民頗安之初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入又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徐無黨曰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莊宗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子

從曮來朝（按薛史作繼曮考茂貞諸子若繼鵬繼筠皆從繼薛史是也）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卒年六十九謚忠敬從曮襲為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曮部送王衍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不納從曮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立遣人誅重厚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畮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

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部人叩馬乞從曬廢帝入

立乃復以為鳳翔節度使卒于鎮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九十